

熒雲璣禪師語錄序

始覺合本之謂佛明佛心宗之
謂祖五印土不聞有禪師名也
震旦慧可傳達磨正印唐朝追
贈爲大祖禪師嗣後或錫號帝

C40
4514
(282)

庭或受記密室禪師之名始著
至黃檗時匡徒領衆者星列而
檗之示衆乃曰大唐國裏無禪
師蓋禪師之名未易稱若斯也
明興三百年禪宗不絕如綫至

天童而臨濟一燈載振至萬峰
而黃檗宗旨重興至
國清和尚而天童萬峰之道始
集其成大行吳越間座元燮雲
璣公密受印記閉關國清無畏

堂中終其身未嘗出世入寂之
日天下無論識與不識靡不咨
嗟嘆息聞其遺行曰此服糞掃
躬頭陀之飲光也見其遺言曰
此悟玄旨支臨濟之風穴也翕

然稱之曰璣禪師無異詞云予
不及見師然從

和尚遊最久得聞師生平甚悉
師根性初不甚利然心虛志篤
於古人一語過不去處忘寢食

恒數月必徹盡底蘊乃止侍萬
峰老人三年胥省記之曰可以
出世不妨忘世後依和尚祥符
台山間凡十四年深入闍奧自
謂無一言一字不自和尚韃韉

中來末後眼明機迅遂與和尚
箭鋒相拄所謂得汝說須是吾
舉得汝舉須是吾說佛祖秘要
無逃掌握者雖靜處一室中無
刻不以尊師爲衆爲念每聞鐘

鼓聲知和尚登座說法亟焚香
搭衣禮拜拱立俟衆散始敢就
坐事關叢林大體必熟思審處
預白和尚曰法應如是和尚一
舉動一話言於自心有未合者

必婉言相質曰應如是否所言
皆遠合古轍近赴來機以是事
無小大和尚必就關相商多所
補益嘗上書云古人平生如大
火聚後世尚有流入詩文者除

直提向上外筆舌似宜潛神而
養懶拙和尚深然其言特爲上
堂風勵學者其視大衆痾癢如
在己身必爲悉心區畫聞人過
楚朕不寧曉夜思維以盡忠告

有未喻者必曰此吾誠未至也
誠至者金石爲之開況人乎或
勸以出世爲人則曰有志未逮
願陶鎔氣質保固根本光大心
志世世承事善知識陸沉衆中

足矣戊子八月示疾請和尚入
關禮辭偈別有明日欲歸之語
且問古有子夜入寂者否和尚
曰不見世尊中夜泊然乎因次
第請同叅訣別各贈以偈翼日

爲十七日神氣湛定如常中夜
吉祥而逝嗟嗟如師可謂行解
相應去來自在者矣藉令擔荷
大法興起群英慈明楊岐何難
再見乃韜光一室名可聞而面

不可見令諸方徒深歎仰悲夫
嘗見末法禪流離師太早爲人
太急徒作一場逗漏末路收拾
不來師旣大徹猶溫研積稔遠
追雲門啐啄同時上符瀉仰可

使天下後世聞風興起有真宗
無濫宗有絕學無淺學雖以師
百世可也豈必到處聚一千五
百衆兒孫遍地狀後可追古德
哉和尚梓其遺編公之千古有

目共見無俟予言特據師生平
大略列之編首俾世知師之法
今傳後與古人並稱蓋不僅在
茲編也

法弟江上張有譽謹題

變雲璣禪師國清無畏堂語錄

書記玄杲錄

示語

拈起拄杖云祇這箇兩儀未兆父母未生枝葉扶疎
庇蔭萬有父母既生之後皮膚脫落盡唯一真實
扶危持顛各各全承渠力直不藏曲取之左右逢其
原以是臨濟一時三頓坐斷天下人舌頭洞山過水
踏影折合還歸炭裏坐法眼於天地同根處敲空作
響瀉山向烈燄中拈出春令冬行雲門化爲龍吞却
乾坤大地蓮花不肯住直入千峰萬峰所以過去諸

佛也。怎麼未來諸佛也。怎麼現在諸佛也。怎麼無何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於直截根源上。摘葉尋枝。愛憎取舍。致使臨深履薄。一點也用不着。玃上座。今日移風易俗。將從上葛藤。一齊截斷。擲向當陽。貴須着眼。驀卓一下。

和尚命爲三大士起座。昔日迦毘羅國。獨自稱尊。今夜東山堂上。置身無地。文殊普賢。極力匡扶。未免一齊趁出。非敢不近人情。祇欲掃踪滅跡。以拄杖指云。賊賊四智三身。是何物。乃顧左右云。交互爭輝。大家着力。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金屑雖貴。入眼成塵。所以從門得入者。喪身失命。胸襟流出者。塞壑填溝。那堪於轆轤鑽下。好肉剌瘡。雪峰堂中。枷上著杻。猶自不識好惡。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拽取占波國。與新羅鬪。額大似拋。却甜桃樹。綠山摘醋梨。致令後代兒孫。逐浪隨波。焉成馬。今問大衆。玃上座。怎麼告報未審。還有爲人處也。無良久云。喚。

草鞵踏破。始歸家家。業飄零活計。賒拈起。庭前柏樹子。掀翻門外白牛車。空中釘橛石上栽花。玉本無瑕。却有瑕。

昔年一室且頻掃而今隨例肆顛倒夢中騎得二輪
歸天明一老一不老以時放還家忘却來時道觸目
非所親全身入荒草

眼光打失鼻孔撩天向上一路坐斷機先信手拈來
口上著西歸隻履影翩翩百億分身無覓處回頭實
八布衫穿

昔向雲間覓道場今於火宅見空王門槌拍板宮商
別鐵馬冰車律呂長屋裏青山著不得夜溪趁出明
月堂

落葉乘風墜聲光無向背何事尊堂名孝子莫知諱

試問山中人作麼生迴避

三版一聲鐘有耳還如聾目前無著處落在亂雲中
百鳥啣花無處獻天人送供尋不見嬋娟終夜夢難
成水中覲露本來面珍重漁人漫撈撈釣竿斫盡重
栽竹

驀地回光前後際斷三心不可得踏翻生死岸通身
赤骨律何從出白汗欲覓同心人出頭天外看狹路
忽相逢主賓頻互換把手放還家脚底風雲亂
踏着秤錘硬似鐵眼裏耳裏齊漏泄回頭大地無寸
土運鏹揮斤莫莽鹵

毒藥醜醜一道行同條生也不知名而今塗毒鼓聲發寶所掀翻下化城

西來大意直如矢誰道庭前柏樹子多少英靈向外求騎牛覓牛不知止一番提起一番新殺人活人聲色裏千古同心有趙州彼此當門抵一齒

本自不曾迷今日何曾悟直道在目前行須左右步遇着過量人披襟體不露水窮山盡處捩轉娘生衿心識不到處突出戴角虎伎倆自尋嘗兒童心欲狂典守不得辭其過雷轟電掣破竈墮逢人漫道悟無生寶所何如幻化城

庭前柏樹子白日睡如死咄哉老趙州兩手扶不起扶得起無依倚玄沙拘折俱抵指

青州衫子重豈止七斤萬法歸一要且不在這裏人人道趙州老不以筋骨爲能我道渠後生可畏寄語諸方欲得寒暑不侵直須投身裏許

仰山推出枕头子用劒刃上事高峰枕头子落地遠客還故鄉渠儂枕头子不推不落萬象森羅曉夜驚愕喚從門人者非家珍眼裏無筋一世貧

量才補職伏惟尚饗金剛與泥神指痒雖然舉止即當就中亦有奇想夜來一擦骨出七情六欲五臟六

腑覆底覆仰底仰

日日是好日喪時光藤林荒晨朝拖犁晚間拽耙半
地上死人無數三斤麻一疋布鐘聲咬破七條抱取
猫兒來頭上着枷脚下着杻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
往徑山去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叵耐後人屋裏販揚
州更道箇紅旗閃爍只知貪程太速不顧泥水通身
幾上座雖是臨濟兒孫肯惜旁通一線乃搖手云今
日不着便

昨夜長安三尺雪萬壑千巖歸路絕石人撫子語喃
喃兩口分明無一舌忘却山情與水情換手搥胸痛

不徹可憐生底時節倒腹傾腸向誰說

補衲次拈起破布云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
對衆拋却擲地作金聲不得顧著你這何似生底猶
自存圭露角明朝主人公鼻孔下垂三通鼓響時將
謂有人與你耐價

多生不德廿年墮落王家一旦知非雪夜逃歸鳳嶺
赤旛引導四衆心地圓成祝髮證心三際無明頓斷
南屏夜話看破大樹家風天壽呈機鈍置三峰古佛
四年執役拋撒無數家珍五月分燈收拾七人狼籍
出世忘世聖恩記薊終天大膽小心靈鷲稱揚特地

晝夜百八令莖葦無欲無依合掌漫哆俾夫椒破家
散宅直得釋迦痛恨彌勒攢眉天上人間置身無地
此皆這上座因果昭彰總不干他人之事雖然跌倒
還須自手撐乃顧左右云大衆且道如何是自撐底
事擲下拄杖云將此淡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先聖家風以大慈悲爲室諸法空爲座慚愧之上服
柔和忍辱衣法喜禪悅食解脫味爲漿後來老去知
非瞥然拈起一枝花將四十九年狼籍一時收攝當
時百萬人天無不眼光打失而鼻孔眉毛究不知落
在甚麼處起居飲食者是阿誰唯有飲光看破敗闕

不覺失笑然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
德一自倒却門前刹竿西天四七東土三三以大圓
覺爲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直是十方無壁落四
面亦無門俾三有七趣經行坐臥嘗在其中無何馬
駒突出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大地若凡若聖一
齊散宅破家語云窮則變變則通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將他從上來一片無陰陽地各各分疆列界隨手
插標或於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或於萬有心地示
寶所化城或以大千沙界作繩牀或以五性三乘爲
逆旅平地起骨堆虛空剎窟窟無所不有於是乎習

以成風藏身露影東西南北門相對無限輪鎚擊不開以致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啣花落碧巖前更有一輩呈身自鬻者屋裏販揚州於門牕牆壁上徧書心字亦有於門牕牆壁上卽物書名復有道一切處字義炳然何必不必殊不知目前無異草格外有乾坤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所以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淡一丈若夫益州布揚州絹青州衫子重七斤不過衲僧門下揭示西來大意耳後人不能幹父之蠱競將竹鍼麻線截長補短甚至作貼體衣去一墮五一生脫不下師匠將錯就錯多處添些子則

喜形容色移風易俗少處減些子則怨入骨髓冀其脫體無依裁雲補衲者可多得乎至於五味饌秤錘蘸雪喫冬瓜亦不過佳山人隨家豐儉爽心快口耳今人不知舌頭無骨未得一飽忘百饑先於苦辣鹹酸上著倒喫却金牛飯不知廬陵米作糜價變生作熟因誰致得雲門餅趙州茶匙鉢下狼籍不少又擬薄批潭底月細切嶺頭雲和木札羹作來日一頓脚跟不點地便去庄上喫油齋纔經問着又道有甚饌饌餽子快下將來等閒提起洗鉢盂話異口同音曰是甚麼碗脫丘元旦啓祚萬物咸新三三兩兩猶向

地爐邊烹白牛分歲主人公眼光爍破四天下乃喟然歎曰養其大者爲大人養其小者爲小人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萬化從新自今日始乃以蜜果換苦葫蘆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嗟乎饑者甘食渴者甘飲吞得下者斂眉叫苦吐不出者怨天尤人栗棘蓬蠚食易飽細嚼難饑鎮州蘿蔔就地拈來無問生熟驀地割着衣鉢下事便依他作解道明日大悲院裏有齋曰同伴者阿誰乃點胸點肋曰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昨夜無端炙茄餅不知費却多少油鹽寒山忍俊不禁拈起茄串問曰

喚這箇作甚麼幾多朝到西天暮歸東土以飲食衣服爲佛事底菩薩打破香積世界了不知來處寒拾乃相顧曰休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雨淋淋地捩轉草鞋鼻孔不顧石頭路滑直向他山覷破壁一人傳虛千人傳寔盡道是文殊普賢化身若是我同流化身因甚俗氣不除病僧恁麼道如同病者相憐未免云將此淡心奉塵刹固其分也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二年來鐘鼓寥寂法堂裏說甚草淡一丈幾多六根

互用者忍俊不禁成三十二應夜來皎月重圓頓使
雙澗五峰悉蒙光化僧堂裏雖則礙塞人不少而七
塔子不妨伶俐適聞好古之士道我法中情無取舍
何似木上座移紅旗閃爍之風行心死後誅之令俾
失錢遭罪者無怨無訴按劔相待者無下手處獨彼
萬工池神色不異而水上玩浮漚病僧午夢初回乃
謂曰那家屋裏沒幾個閒漢想沒量大人定不謂幾
同病相憐未審惜陰如金者作何判斷

乞食還山垂語

柳樛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因甚撥着便轉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黃河三千年一度清逝者
如斯不舍晝夜達其源者因甚莫知所止

扶風而出帶月而還路遠夜長知他脚下雲深幾許
斯時也萬戶俱閉金鴨香消從前知己夢斷邯鄲未
審不共戴天者如何相見

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游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今朝一飽忘百饑承誰恩力

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渠無眼耳鼻舌
身意作麼生看

撒手到家人不識更無一物獻尊堂可憐生頭角零

離御飯亦吐尊堂久默斯要不以筋骨爲能今朝觸目傷心作何調攝

昨從鳥道來轉入玄路去智門踏破草鞋赤脚走玄沙踰嶺碎却指頭血濺梵天平地上死人無數國有憲章未審罪歸何所

三日不相見莫作等閒看去家千百日古路草芊芊所以道未有嘗行而不住者未有嘗住而不行者其行也和光同塵片雲橫谷口迷却幾人源其住也破家散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既然家破宅散且道飲食起居在甚麼處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因甚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路逢逢道人不將語默對悠悠兩會心清風動天地君子千里同風正與麼時山中人兩口無一舌作何祗對

自離左右乾坤寥廓不識所從終日十字街頭化飯喫了古廟裏閉門高臥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許多閒閒不過時於赤肉團上伐鼓烈焰堆頭白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四大部洲忍俊不禁各還本位東弗于逮過水觀影打失布袋西瞿耶尼倒腹傾腸北鬱單越打破大唐國覓

起處不得南瞻部洲相呼相喚云歸去好珍重後園
驢喫草雖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其奈笑破土地鼻
孔昨來重九之期村歌社舞無處作賽望空啓告云
何緣得到與麼地祗恐山中人目斷雲山不惜草鞋
一爲舉似俊鷹快鷂一任分髓分皮苟或眼目定動
莫怪璣上座不近人情好

父母未生洞見百骸五內形名未兆達乎此界他方
日照天臨因甚隔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
春風如刀春雨如膏生殺互作律令不饒昨日百花
芳妍今日滿地殘紅任他梅魁多士柳逞風流葉脫

香飄一場狼籍要終原始斯皆我老胡不唧喙一枝
纔動百枝撼搖遂有漢語胡言一花開五葉結果自
然成令一隊無巴鼻漢於花果上別香別味形影參
差璣上座今日不管他梅檀栗棘碩果簷蔔一時投
向烈焰中匪圖輝天鑑地祗欲粉骨碎身東山門下
還有人水不溺入火不燒者出來添膏續焰

向上一路凡聖共由不得踏着踏着則草木成兵壁
立千仞人天罔措不得住着住着則髑髏前見鬼百
尺竿頭進步旋轉乾坤不得動着動着則雷電交馳
急水上打毬子萬派朝宗不得覩着覩着則千波競

起既然一切不得則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因甚又道嘗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

識不能識智不能知覲面當機瞬目千里空生無說而說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釋梵絕聽而聽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亡羣生萬有於非男女中幻作男女宴息經行光吞萬象智如鶩子竭其神力覓男女相了不可得亡何一塵翳天空花亂墜於清淨地上瞥爾情生四相紛紜昧而不覺勞他三十二太士徇物忘已共入不二法門淨名移風易俗一時靠倒門牆中外迥如去來無間曼殊室

利見小欲速把火晝行遂使隨地稱尊者坐不垂堂廓然無聖昨來南越百城逐隊隨行把手拽不出東山門下還有東湧西沒底麼有則出來與木上座相見

人從西土來不得淮南信却道大唐國裏風雨順時百物純淑早禾晚禾結子成仁王瓜茄子寬腸大肚四民浩浩不識不知東山門下言無味食無味無味之談塞斷人口機上座從夢自在中聞之不覺點胸點肋曰東鄰西舍煤炭薑椒何愁沒處發落及至此中而谿谷俱盈矣因思棄也則出處艱辛存也無處

安着不審海納山容者能多處添些子否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聲香味交互爭輝觸着則橫按鎔鄧伏尸萬里根塵界法覲露風規直出威音迥超言象等閒以應量器洞蕩相呈無間男女貴賤舉必全真或隨緣赴感或掉頭不顧或喜或怒或慈或威或香積滿盛或廬陵手授唯一目等觀而無異也數聲清磬震動多少閒人一片袈裟解脫百朝黼黻重門固閉庭宇洞開橫出直入呼喚不回逢長汀子布袋解開遇維摩詰識法者懼要之千岐萬派出沒無時佛國魔宮起倒自我

教中道見聞隨喜克證無生因甚施者不名福田供者墮三惡道

嘗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思我狸奴白牯近日面孔何似大兄小弟曾照顧伊新婦騎驢阿家牽閭市裏德山牌作麼生過家富小兒驕河裏失錢河裏撿太險生栗棘蓬鐵糝餡有人供養我沒量大人雲門餅趙州茶倒屣無及祖父從來不出門閒田地上松風田庫奴不知狼籍我多少家無小廝不成君子簑衣箬笠天晴時甚人矚眼斷頭船子下揚州洪浪巨濤裏看風使帆阿誰識得李三黑一生只賣炭雖狀汗

我清白家聲冷地裏全承渠力年來失錢遭罪也須
大家着隻眼法堂草溪丈許我總不憂祗憂太陽溢
目萬里不掛片雲青天也須喫棒時有目者不見忽
然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溪溪杓柄長如何去取三伏
毒熱并底冰生鑊湯爐炭裏安居底阿師還曾念我
赤骨律寒毛卓豎俯仰乾坤無可告語有懷如許不
審立業成家者作何料理

貧無卓錫動容揚古路富有四海徧界不能藏既藏
不得則從日炙風吹隨波逐浪或截流而渡夾岸鳴
榔或深入不毛千江釣雪布帆明月贏得夢貼蘆花

起倒黑甜忘却故鄉水草無位真人行一步過無量
恒沙世界未出渠儂毛孔舒一光蔽百千日月朗耀
不得其門而入璣上座今日將其門洞啓直令渠全
身出現普使羣生萬有眼見耳聞舌嘗鼻嗅身觸意
思縱饒六根不具八識不全者一點也背渠不得東
山門下繇來火烈風嚴間不容髮而今覲面提持如
何迴避若也避得莫謂天台路嶮巖羊腸更在青霄
上若避不得相見易爲好共住難爲情二
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江南
塞北月冷風高東魯西秦山溪水闊四衢道上磚片

片皆硬開口告人難大千沙界草莖莖是藥把手將
不去寒暑迭遷解忌口者一牛飲水五馬不嘶不解
忌口者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未審我無上醫王如何
救療

昔日世尊於涅槃會上普告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若論正法眼藏人人取之不
竭用之無窮大千世界無絲毫許障隔涅槃妙心圓
明清淨應物現形放之則彌漫八極卷之則匿跡韜
光在聖不增處凡不減因甚又道付囑摩訶迦葉
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雖則法爾如朕其奈絃急則促

文殊普賢各各翻轉面皮主人公二俱不受情與無
情異口同音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觀音大士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曰某甲罪過長汀子於十字街頭呵
呵大笑曰口祇堪喫飯是則固是忽有人拈起一粒
問云這箇從甚處得來又符麼生

好雨點點不落在別處無間情與無情靡不承其恩
力其如根器匪一弗克含藏流而爲泉爲澗爲沼爲
池爲江漢爲河海蹄涔溝澮無不有之彼彼自溪自
滿洋溢波濤莫知源之所自爰有一人截流而渡指
目彼岸此岸異派中流旣而舟航競作往復無時蕩

蕩乎兩岸不住中流不停出此沒彼放浪烟霞多少
水邊渴死漢尋聲逐色望風而歸日就月將罔知攸
措逮我馬師崛起一口吸盡西江頓使萬派千谿一
時乾竭若魔若佛三界無安日面月面揭示天宇撫
沒絃琴羣音絕響百丈三日耳聾踞大雄峰衆峰偃
伏黃檗遙空吐舌璣上座今日不是無風起浪祗要
諸人飲水知源我當時若見這兩個漢耳聾舌吐一
齊以利刃截去教渠五音不別五味不分者也之乎
無啓口處旣狀二根不具未審賓主相見時如何酬
酢具眼耳者試請辨看

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忽狀懸崖撒手時又作麼生
古人道開却路逢磨來也某甲曾爲浪子偏憐客直
下八字打開三道寶堦十方通貫若凡若聖一任直
道而行但不得瞻依回顧若爾依回則塵境紛紜岐
路滿目百醜千奇不一而足雖狀若是過量人以塵
境爲走使蹊徑爲要道奇形異狀爲幻化莊嚴自我
作祖無往而不得焉所以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若
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這箇且置未審達
磨卽今在甚麼處
去時無鼻孔來時無口雖則面目可憎終不出乖露

醜既不出乖露醜因甚是處被人趁出

□古德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住大都縑素要分明璣上座今日人貧智短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不是隨流認得性大都入水見長人東山門下還有不避金翅底神龍出來拿雲攫霧

三賢尚未明斯旨十聖那能達此宗因甚路上行人口似碑

魚行水濁鳥飛毛落案頭邊肉塊塊是精底若無柳叔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驢頭沒馬頭回不許夜

行投明須到你若無心我便休常啼菩薩賣却心肝去學般若隨行入市要且價值難酬十字街頭石敢當不分貴賤應物舒光光中演說陀羅尼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金陵道婆馴不及舌撒餅長街觀音大士將錢買得放下手元來却是饅頭任渠通身是口喫了直須吐却此是璣上座一期行脚於闐闐中耳聞目擊底分明舉似大方雖則以官路作人情所謂禮輕義重若也洞鑑微情一任饑食渴飲橫眠倒臥若也情不附物此去長安八千里

寓永嘉日新寺萬峰和尚忌辰六十三年前醍醐毒

藥一道而行六十三年後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年年
此日諸方知恩報德者各各錦上添花璣侍者從來
無恩可知亦無德可報適於十字街頭乞得一盂飴
不免隨璣璉也應今時節呈飯云昔日普化兩度趯
翻今朝璣侍者一回拈出臨濟生平驅耕奪食到此
亦吐舌而休未審我沒量大人作何吞吐良久云也
知無下口處炷香云這一瓣香不貴你森森大樹蔭
覆人天只念你東掖夫椒苦辣難近提起坐具云既
近不得這箇又從甚處得來換手撻臂云蒼天蒼天
舉古

舉僧問南泉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泉云父母
既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人人鼻孔伸手摸着說
甚已生未生以手指面云認着依狀還不是

舉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
下泉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師云牽牛
巡堂者露頭露角及時水草者皮骨零離祇如首座
拊牛背南泉便休去又作麼生一對無孔鐵鎚就中
一箇七花八裂

舉龐居士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炤見亦去爺邊倒士
曰你作甚麼炤曰見爺倒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

見師云龐公一口吸盡西江水無端於平地上喫交
靈炤竭力相扶轉見墮坑落塹顧左右云莫謂無人
見

舉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云此華從天
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云弗也須菩提云
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雲門云帝
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
別師云大小空生無大人相當時纔見帝釋舉手便
云破也破也墮也墮也直饒雲門通身手眼看他向
甚麼處著倒

舉夾山善會禪師常遣一小師游歷禪肆無趣向
及聞山道譽振遠乃回省觀云和尚有如是奇特事
何不早向某甲說山曰汝蒸飯時吾爲汝著火汝行
盥時吾則展鉢什麼處是孤負汝小師因而悟入師
云應病與藥不無他夾山其如黃連太多小師雖得
一回汗出叫苦有日在

舉俱胝和尚凡學者叅問惟舉一指後玄沙云我當
時若見拗折指頭長慶云美食不中飽人食瑯琊覺
頌云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鷄子搏天飛若無舉鼎
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雪竇顯頌云對揚溪愛老

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
接盲龜師云俱胝舉指只知其二不知其二玄沙要
拗折肘不外曲長慶固善因齋慶讚滿口吐不盡瑯
琊雖有定亂之能且無出身之路雪竇嘔盡心血轉
見千里萬里今日有人問着劈春便棒若知痛癢者
性命俱在渠手裏

舉南嶽谷泉和尚訪慈明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
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
明訶曰未在更道泉作虎聲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
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大笑曰我見七十餘

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師云雲從龍風從虎但見
風雷不分彼此璣上座今日按下雲頭爲諸人入泥
入水擲拄杖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

舉世尊因文殊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
圍山師云我當時若在亦將世尊攝向二鐵圍山一
任諸方道我不識好惡

舉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
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
醜毒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卻
砒霜來相報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

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干戈號起殃蝟持佛語疾
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琬特地一愁師云長者只知
吟風弄月不覺家醜自揚殃蝟雖是功歸王化大煞
伐善施勞卓拄杖云且道世尊道什麼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是同
是別須菩提云此意幽淡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
士汝往彼問雪竇顯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
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解師云一盲引
衆盲相牽入火坑

舉投子大同禪師在京赴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

子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
京投齋意旨如何子曰觀世音菩薩師云得人一半
還人一馬雖狀皮骨一般要且頭角各異諸人還識
投子麼也是草裏漢

舉昔有一婆子臨齋入趙州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
婆婆生得祇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趙州纔顧視婆
便出去師云婆子施盡六韜三略至今四海未寧趙
州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乃喝一喝云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

舉盤山寶積禪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不

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山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山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山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山乃奄化師云這漢生平似地擎山如石舍玉臨末稍頭自矢不覺臭致令普化於潔淨地上亂舐雖狀也須大家知些氣息

舉般若多羅尊者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尊者爲甚不轉者云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嘗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師云若人信受奉行定入鑊湯爐炭汾陽道却勞尊者心力是何言歟

舉仰山慧寂禪師因有官人相訪乃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時三聖在涅槃堂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聖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聖曰載犯不容師云仰山因風吹火全不顧自己眉毛三聖雷雨別施益見彌天烈燄諸人還覺頂門熱麼舉仰山一日指雪獅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便與推倒雪竇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師云這兩個漢一起一倒要且不知獅子來處乃卓拄杖云甚處去也

舉三角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印云禾麥豆曰
學人不會印云大衆欣狀奉行師云天寒日短兩人
一盃

舉馬祖一日問百丈甚麼處來丈曰山後來祖曰逢
着一人麼丈曰不逢着祖曰爲甚麼不逢着丈曰若
逢着則舉似和尚祖曰甚處得這消息來丈曰某甲
罪過祖曰却是老僧罪過師云一人不曾逢著話盡
山情水情甚處得這消息來兩口無一舌父父子子
通身在罪過裏究竟不知來處喝一喝云逢人不得
領舉

舉趙州和尚行脚見二菴主一人作丫角童州問訊
二人殊不顧看破也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鐺飯來放
地上分作三分難忘菴主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亦
將席子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州從前汗馬無人識州祇要重論蓋代功
乃亦將席子近前坐將錯就錯丫角童目顧於州弄菴
主云莫云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州云何不
教詔這行者殺人可恕情理難容菴主云他是人家男女明破卽不
堪州云泊合放過險丫角童便起顧眎菴主曰多口
作麼從此入山不見阿誰恁麼道乃云終日喫飯粒米未
曾咬着入山更不再出面目轉覺可憎擊禪牀云還

見趙州麼

舉池州稽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一日送茶與章乃云森羅萬象總在裏許章遂潑却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子云可惜一盃茶師云好一盃茶不合互添鹽醬卓拄杖云如今還有知滋味者麼正好將來餒餓馬

舉寒山因趙州到天台行次見牛跡山乃問上座還識牛麼州云不識山指牛跡云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云既是羅漢爲甚麼作牛去山云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云笑作甚麼州云蒼天蒼天山云這小廝

兒宛有大人之作師云五百羅漢向異類中頭出頭沒拂跡跡生寒山子於蒼天中更添冤苦旁觀者哂趙州雖有大人之作究竟還同小兒璣上座恁麼道意在於何喝一喝

舉天台豐干禪師因寒山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炤燭干云冰壺無影像猿猴掇水月山云此是不炤燭也更請道干云萬德不將來敎我道什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云古鏡未磨時十方法界接影連輝說甚冰壺水月古鏡已磨時三世諸佛韜光匿跡那許萬德將來諸人要識寒山子麼打破鏡來與汝相

見

舉天台智者大師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云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師云旋陀羅三昧人本自具足終日於此三昧中承事恒沙諸佛度脫無量衆生覓其承事度脫之相了不可得更說甚麼獲之與見幾上座今日要問大衆既是人人具足旋陀羅尼三昧衆生及佛又從甚處得來乃呵呵大笑云當初祇道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舉天台拾得一日掃地次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

拾得汝歸汝畢竟名箇甚麼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起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椎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山云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乃作舞笑哭而出師云兩個漢道箇姓名猶自忘前失後更說甚東家人死西家助哀直饒他換手椎胸也是韓信臨朝底

舉寒山預知瀉山來國清受戒遂與拾得往松門接瀉山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虫吼三聲瀉山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瀉山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者箇作什麼

瀉山又無對寒山云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曾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師云顏狀尊貴不無他三朝天子若論拄杖子則眼見如盲口說如癡寒山拾得親從靈山來祇呈得箇大虫伎倆諸人早晚開單展鉢也須照顧渠好

舉僧問南泉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泉云父母既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云父母未生鼻孔觸著磕著父母已生鼻孔千里萬里既是千里萬里且道終日向甚處出氣

舉南泉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

下泉便休去趙州以草二束放在首座前師云大千沙界烟草淒淒不合堂與中傷苗犯稼俾諸坐不垂堂者入草出草兩手將不盡拊背一下捩轉鼻頭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舉龐居士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炤見亦去爺邊倒土曰你作甚麼炤曰見爺倒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師曰生本不生死本不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一個破砂盆兩人共扶起卓拄杖云笑殺土地

舉東山儲和尚示衆云昔有僧問欽山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得令僧

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儲云欽山祗圖賣弄
風流不顧魂消夢斷巖頭雖狀憲章國法爭奈罪不
重科今日或有人問東山如何是和尚家風但向道
明知君不至更上小樓頭顧左右云且道山僧恁麼
告報意在甚麼處良久擊竹篴一下云頻呼小玉元
無事祗要檀郎認得聲師云欽山巖頭可謂難兄難
弟不合將祖父赫奕家聲一時變爲風花雪月雖則
落落可觀未免令見聞者心搖目眩東山老漢只知
應物現形竟忘入泥入水璣上座不惜眉毛分明道
破乃頌云

同條生也行藏別騎聲蓋色何殊絕折得花枝當酒
籌和雨和烟弄風月點卽不到大巧若拙鶯拈拄杖
云殘紅滿地無人掃盡是行人眼中血

答同叅

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
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
前刹竿着乃頌云

門前刹竿阿誰起倒弟應兄呼舌大口小無數聲光
藏不得霜前雪後隨風掃借問從上白拈而今竊得
多少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
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麼
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吾是時亦預
其數乃頌云

白浪堆頭下一橈九良不在洛陽橋千紅萬紫傷春
別楊柳迎風舞細腰

又頌

咄還曾見佛也未策起眉毛良其背三十二相印文
彰東土西天點畫碎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眼見如盲
口說如啞者也之乎調不同風從虎兮雲從龍

趙州和尚一日因僧辭行州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
法去州豎起拂子云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
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摘
楊花摘楊花乃頌云

不畫娥眉不點唇朝雲暮雨示全身風流只在擡眸
下莫向雨雲淡處尋

大慧禪師偈曰真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名
分散游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乃答云

一塵纔起蔽晴空奮怒那吒撲帝鐘聲徧大千無覓
處眉毛厮結焰爐中

答禪者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

楚王城畔水東流倒嶽傾湫徧九州家國一時淹沒
盡不知誰箇樂春秋

楚王城畔水東流一滴曾將四海收分付煙波船上
客不須重下釣鰲鉤

答禪者秦時轆轤鑽頌

秦時轆轤鑽八面無邊畔擬議犯鋒鉞顧佇隔天漢
莫回頭直下判天上月圓人間月半暎休錯看以拄
杖頓地云嶮

鳥道

去去天涯任所之莫將霞岫作雲嶂夜淡月落千江
冷最苦蘆花雪覆時

玄路

空劫迢迢絕去還脚頭脚底鼓波瀾百城烟水渾閒
事斗轉星移君自看

展手

廓矣無爲法帝堯德音不必八音調萬邦垂拱平章
事更有何人佩寶韶

和東山元叟牛偈

捉得山雲當白牛等閒騎出古皇州無端又入荒苔

裏踏碎寒潭滿地秋

題髑髏圖

箇是誰家兒全身委荒草面目太憎生色聲何處討
五內悉洞然萬有任潦倒曾經歲月長那知天地老
回面看寒月皎雪上加霜倩誰掃

答友湘

有敘

友湘居士昔與余同師先萬峰得隨事解脫三昧
暨和尚主夫椒復日親礪鞞和尚以韜光故肥遯
東山友湘不遠千里攀蘿直入相見無一言及人
世孜孜以乃事叩居士有四郎皆孝弟能文章且

復甘糲如飴落落聲光宛爾龐家風味今秋季郎
榮社始七齡忽染疾於百苦中猶能慰父母作別
諸兄懇父誦般若經誦畢復乞持觀音名號卽隨
聲而逝其母若兄哭之慟友湘請和尚法語歸示
存歿尋源及派以至於余愧余智謝曼殊不能重
說偈言闡至人微密謹以本色住山語用塞來命
唯得意忘言不以巴歌方雪曲可也

大哉生死場行行解脫路折旋俯仰間華雨漫空樹
不用獅子吼不作象王顧百千三昧門一時齊露布
金剛般若性萬有如如具懸崖撒手時何必重分付

不從有相生肯向無生住父母非我親乾坤一大寓
南詢五十三大地無寸土進步非近遙迷隔山河固
毋坐涅槃城毋滯白牛輅乘御以風雷卷舒莫回互
寺中因重塑伽藍處士以元身悉解散和尚至
乃問左右云伽藍聲荅云一合相不可得復頌
曰
大功不宰大音希聲兩儀程範萬有干城匪土匪木
如玉如金天曉不露夜半正明風不必疾日不必新
于戈競作坐致太平粉骨碎身人不識改頭換面太
憎生圖書出黃河清漏洩義皇夢裏春

和尚一晚與衆話次適裁衣者作禮和尚問云
袖頭打領腋下抽腰則不問如何是針鋒上事
成衣者不能荅代云今日長安大有人喪身失
命頌曰

袖頭打領腋下抽腰不藉尺子豈用剪刀針鋒上事
起鳳騰蛟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凌跨佛祖睥睨唐堯
雲行雨施萬國來朝長安人失命一箭落雙鵬

鴈山道中懷和尚

若箇臨風一着先杖邊還憶老南泉一回飲水一回
噎冷煖溪溪只自憐

萬峰藏和尚忌日

何處曾聞折竹聲
棒頭喝下示無生
滄沱源本遡流
竭有祖風規獨力
行直道馳驅多忤世
徽音孤操若
爲賡風前賴有克
家子調別宮商集大成

昔年此日告寂時
無聲三昧幾人知
今朝一字關重
闢顧鑒從敎析
髓皮玄要主賓渾
莫問生前死後路
多岐翻思斷臂安
心事恩大難將頭腦施

以時拈出阿師真
看得分明猶隔津
心月孤圓頂後
相靈光獨耀劫前
春八風起處全身
現一句當天羣
象寶珍重參玄無
上士莫將家崇作家親

今朝七月二十二
萬峰重演第一義
不得覷着眼何
歸擬欲聽時聲
不在十手指抵者
是點着便轉休
擬議搏風捕影可
憐生旋乾轉坤露
肘臂看破文采
未彰時普化振鐸
入闍闡

昔人去時是今日
情與無情眼光失
雲愁霧慘草木
枯堪悲二五不成
十真人無位何所
依大音希聲誰
取則室中幸有瞎
驢在濟北家聲曾
不墜跨竈不必
金剛圈本分草料
時吐昨夜臨風鳴
一聲四聖六
凡齊失位

禪如大海師量朕
一滴打盡法千古
言下知歸大音

寂滿眼黃金如糞土三年漫道眉毛結千載誰撾塗
毒鼓道不孤起德有鄰閒把虛空闕處補

和尚阻錫吳門志懷

三千里外鼻相拄翻轉面皮毒如虎乘風不必肆予
奪揖讓無失主中主玄路相逢逢道人雨雲交作風
雷生雲收雨散復天日歸家同步不同行起居不在
溪巖谷知識追尋徒往復不二門開家室現四壁蕭
然如我屋開口語言一無味沉思諦觀如不會情忘
言外旨難忘何時復得沾露霈

懷隨侍諸兄

何處西風起吹亂白雲閒思遠心無住情忘夢越山
冷眼同看月憂溪淚獨刪霜飛驚木葉水落澗潺湲
回首夜色倦多是路間關

乙酉秋松關夜坐因念故鄉伯仲口占短偈聊
致遠懷

同聲別調時幾何夢裏惺惺事憂喜丹丘海陵天一
方水濕地堅無彼此逝者如斯莫可追素位而行猶
可止劫火洞然空不燒陵谷變遷義不徙嘯月耕雲
活計賒從來大道平如砥行行莫訝乾坤窄伯陽元
是柱下史

睡起

故國家山間白雲無陰陽地孰耕耘幾回夢裏論情
思話到傷心不忍聞

關中

心空境自靜何事入雲關爲愛黑甜好不惜白頭閒
風前鑒定水絕處問愚山秋聲今夕作春色幾時還
爾聽風雷動我抱石頭頑

丁亥春日

夢回歸路滑倚杖復逡巡地僻疑非世巖寒遲見春
只知身是幻那識法爲親家室今何在他山有故人

和尚遠惠直裰呈謝

昔普化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
與披襖或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
棺化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幾木龕已就時至
卽行並不振鐸亦不緣化日日是好日三界十方無
有不是放身命處不自擎棺而殼漏子終不怕爛却
何煩和尚於千里外遺我直裰因書短偈以見意非
敢云志古也

國清濟北家風別普化幾僧鼻孔一莫訝渠儂貧徹
骨祇緣活計雨雲中

慶喜風規素所欽命承還復自沉吟茹茶飲水慚源
本誰道能銷升斗金

憂道憂貧兩不禁沒絃琴上有知音惡衣惡食敢云
恥忘法忘人愧影衾

青州衫子人人具何事臨機費剪裁莫謂秋來不堪
着雲移風動自徘徊

與奪絲來濟上風星馳電掣許誰同一珍在眼千光
蔽漫道重論蓋代功

食楊梅兼致明靜二兄

有敘

久處溪山凡薦新之品俱莫能得間有之絕非人

間物也偶別峰檀者供楊梅見之愴然因憶清素先
師寂後久不食之語復念明靜兩兄乍離故山以
時思之不無悲感由是續偈以識千古如一日也
先師寂後久不食觸情舉目空相憶苦辣甘酸只自
知小子敢曰懷刑德老去翻思濟北言欲求一頓何
可得別峰忽見不思議眉毛剔起眼光黑拈一放一
非好手破有破空何得失儂家兄弟嚼着不齒邊畢
竟承誰力趙州昔日見南泉抵道鎮州出蘿蔔

謝華嚴禮主

有敘

連年兵荒相仍不得其死者不可勝紀和尚痛心

疾首已非朝夕嘗言諸供養中法供養最諸波羅
蜜中無相施爲最欲罄衣鉢之貲作普利法施途
次未遑丁亥夏始獲還山孟秋朔將酬前志爰有
智悲大士二十四人曲體至意暫憇參承轉雜華
脩多羅二八寅夕以中元自恣日告完演揚瑜伽
法事司事者以已孝思及人之父母乃索璣先亡
名設位薦祀璣聞之潛狀悲感嗚咽而言曰和尚
甫自發心三有七趣蒙益無量矣何待今日於紙
墨上方沾法施乎且大眾父母原有方廣之位余
父母生承和尚無上之教今日必隨衆同得解脫

母煩特地狀大眾安位周旋亦見事亡如存之意
璣一關相限吾不與祭如不祭也因占短偈以謝
嘗聞直心是道場有大經卷一塵內彈指破塵出經
卷偏圓半滿離文字森羅萬象熾狀說晝夜百八不
思議天人羣生悉蒙益離心意識觀光義經行宴坐
莫安排無位之位絕向背親親仁民君子心一珍在
眼千光蔽同塵和光任卷舒漫云理極忘情謂

萬峰藏和尚忌日燒香頌

一聲因地風雷起大地山河悉仰止出頭天外覓知
音三段不同入泥水從前知己反爲讎擲劍揮空截

衆流魚龍驚悸星斗寒相將撥火覓浮漚浮漚生滅
曾無定打破虛空申一問何緣得到與麼地歸家教
子發其憤丙丁離壬家風別意不在言忙吐舌儂家
廓矣事無爲此義幽深不能說

暴書

經史非吾事聖賢吾所師開卷見風骨竟日亡寒饑
雖未獲朝夕時或一思維思之不能已魂夢相箴規
覺來觀動靜容止知爲誰今朝對天日草木生光輝
乃知千古下莫能掩神義如何讀誦者規規挹言辭
男兒百骸具五體職高卑苟不政作止肝肺復何爲

作止人各異心地詎險夷未能齊得失形影相參差
翻思悠悠日觸目興感悲賴有至人近況復文獻齊
吾道如未喪光復應在茲

偶偈

明月連車載清風平斗量價直渾莫問只要同肝腸
肝腸誰不同他山米有蟲等閒輕嚼著痛絕亂雲峰
江漢從君吐珍重齊變魯寄語李將軍浣盆何似虎
因風吹火

國清門下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著頌時因甚尚有
袖手旁觀者既曰大家在者裏粥飯頭得力似不

宜放過璣黨理不黨親想同病者或不深訝病中不能隨分納些子因風吹火書二偈用博和尚兩窻一笑

初三十六人中雄熨斗煎茶銚不同氏族姓名齊露布賺他寒拾舞春風

昆弟十一人四兄采蓮去夜淡不見歸怒把虛空茹筴籬木杓盡徬徨井索錢索欲斷腸教外別傳無處着豐干何地覓行藏

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說簡直提向上已是拖泥帶水了也那堪隨波逐浪於水上插紅旗邪弟

以水不洗水金不博金若不一口吸盡西江而魚龍鯨鯢以至螭螺蚌蛤那知通身都在水裏從上先德得這一滴子便能隨地興波俾三有七趣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瞠目不見底飲者不從口入等閒平地撻魚蝦海若龍神亦不敢正眼覷着是以淖沱一脉流長傳遠者以其有源本也朕雖如是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行人被陸沉故我和尚雖承其派而直揭其源從上珍惜一齊掃盡同門出入起倒相隨者三十年覓佳處了不可得勢不得獲已垂一言半句如以神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

不清也雖清波無透路一切聖凡生物無不觀影
生慚穢以抱病關中不得時聆法誨每獲一言一
字喜不自勝必和之以沙石塵土非敢以蠡測海
玷亂清規欲使濯纓濯足者知所取也雖於造物
者得潛神化而孺子之歌成故事矣因系之以偈
放出波羅提木叉臨風打鼓弄琵琶謾言古曲無音
韻珍重門前驚鼻蛇

幾度風前獨掌鳴生緣佛手寂無聲而今驢脚疲筋
力臥看東山水上行

地頌

一塵起大千收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浮示平
等以化育道廣博以踐跡淨穢無染夷險自由居卑
處厚穹蒼是儔

水頌

逝者如斯隨歲月流濯纓濯足自取之尤無涯至澤
匪器莫酬平高就下玩彼浮漚

火頌

乘風出帶雨息事有必行之威國有不犯之敕處闇
室而愈輝臨歲寒而增色爍功德林成法喜食育德
舍光不資餘力

風頌

總造化功布陽春德出沒卷舒騎聲蓋色摧花柳容
成草木實飄蕩乾坤纖塵不立

偶偈

君子不器宗廟以器簠簋瑚璉各事其事至矣上天
無爲而治雨露以滋霜雪以被嗟爾匪材莫之所制
俯仰乾坤巖谷是寄

家在萬山中心行百花裏我惜未開時彼愧無知已
無何風雨作紛紛逐流水水流去不還花落何所止
寄語老瞿曇珍重拈花旨

石門

迥出千峰外凌風曉夜開何事無人到空餘雲去來

琴溪

顧鑑寒心骨源從何處生根清塵自遠不必事佳聲

水磨

誰別宮商調臨風作梵音一心同木石沒齒示無生

水碓

狗器投機事盤空踞地時居溪流自遠任運在無私

戊子春日

山中無曆聽花開昨夜巖梅帶雪回爲問東風何地

發長安曾謁主人來

問燈

熱中何所發隨地破無明日下猶慙德風前絕謂情
孤輝不自許寂照若同聲千古付短夢子其待長庚

燈答

日月麗天宇明德八極周亡何懼薄蝕家國魑魅遊
昏衢不忍見終夜惟百憂翻狀忘孤潔分身事膏油
所慮賦性烈未能隨世流何時天日復與子歸林丘

屋漏

野人何德自天祐劒刃上事俱濕透入泥入水思古

人打風打雨忘昏晝枕簟恥我澹知遇乘流幾欲飛
騰去牀頭賴有舊浣盆依依寤寐蒙霜露夢回眼底
月三更映物舒光絕謂情不知天地爲何物但見銀
河星斗橫目前何地不堪耕遊子毋勞臂作鐫擘浪
魚龍休滯水萬方此日企昇平

無路山

戊子夏五和尚命諸兄登無路山某以力不從心
願有待也復承慈訓愛之能無勞乎乃憤狀勉曰
父命呼唯而不諾敢不自愛乎卽理杖笠馮風而
上孤危險滑欲罷不能非過來人難爲告語氣息

未定忽怪鳥異獸騰飛而至毒惡之狀無以爲喻
諦視思維雖情想有異非三毒盛者不墮是類乃
嚴整威儀一以慈心攝諭久之毒惡潛消馴若室
家雞犬麾之卽去招之卽來物無異心者不能爲
害嗟乎嘗觀和尚之慈誠所謂生知安行者時復
恐其傷慈也某未懷跂及或抑日月至焉而已矣
臨風思之益深慚汗復前行至一巖巖口有一
小逕款步而入絲竹逆耳蘭麝襲人有若秦楚宮
室幻化之境不可勝紀俄頃陰雲下發燐火上騰
寒毛卓豎不必夢中石女某亦不施本分草料略

振陽明之氣而風境索然逶迤前行直躋絕頂四
顧滄桑人物彌切風濤之感正仰止間山靈出迎
幽懷雅意溢於形神之表其晦育之氣正未可以
涯際也某亦不惜眉毛或隨機啓發焉因知勞謙
不淡者何以事高尚忍力不厚者難爲樂歲寒乃
若調御異類攝化魔外具智慧者皆可爲也時杖
履告倦思以寢息迴顧一空處卽我起居室也方
山曰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
不移於當念直影響邊事耳

誰道此山無路行杖頭易道草不生十方通貫雲交

互男耕女桑高下平十八解上家聲舊背觸俱非活
計新一舉四十九化境左來右去風泠泠更有一回
堪笑處李陵元是漢朝臣

何處無知子來此無路山多見冒險者十征九不還
終年冰雪積一道虎蛇環獅狔踞地吼猿鳥傲天頑
魔乘風化物鬼逐影承顏易爲御險惡何以攝陰奸
更有孤危處智力莫能攀苟非逢起伏頑命須吏間
固爲泡幻質應思亭育艱行矣勿多慮夢破境元閒
秉爾直心劒斬取無上關

仰承高厚擅烟霞秋事松風春事花開鑿昔年慚禹

力通方此日聽浮槎鶴歸夜破唐虞夢雲出時留巢
許家牧子幾回迷去處臨風徙倚暗吁嗟

祇在見聞間登臨不等閒情生玄路斷本逢天真還
但有風堪繫而無門可關夜來何處火燒得石斑爛
夢中雲月任閒忙雨過猶憐雪上霜百草頭邊開隻
眼風前步步不尋常

無勞事典墳非色見聲聞曉起牛兒放行行入亂雲
此山外何物我生莫之適少小失依怙忘年覩破壁
頑癡何所爲食飽弄雲石雲石性幽閒因之久莫逆
時或一咀味雲淡石多骨猿鳥學我爲舌大口門窄

問無路山

咄哉沒意智孤高何所爲
泉石終年味烟霞那日離
羣動尚開化一身徒委蛇
匠師獲材質堂廟可支持
草木時剪伐而後發生機
如何要津斷斤斧莫能施
無路山荅

奕世恥浮名禍嬰泉石癖
家無升斗糧座滿烟霞客
智識久離別語默非干舌
身貧草木同任重馳驅拙
多因質魯頑豈謂事孤絕
寄言有力人隨方任開闢
看雲

病中神思倦怠瞌睡太無厭
生食後與雲物爲伍

周旋款曲意不盡言
弟觀其去留無礙之際氣若
輕浮應物和光之中意多高尚
口占短偈以勗此
蓋一時未能忘情之語
工拙總未暇計

山居朋舊遠惟子日相親
去住勿多念始終惟一心
宜堅淡邁志無挹高尚名
市朝休踐迹鸞鶴可俱行
夷險道爲任饑寒未是貧
靜觀元化理多從絕處生
行藏匪思議出處自天真
孤踪欲相襲乘風緩半程
題豐干居

乘虎何方去風高草木閒
耳中雙澗水眼底幾重山
饒舌有多許松門尚未關

最後語

師三日前焚香書偈請和尚禮辭以次訣別至期
泊狀而逝

禮辭和尚

憶昔得見時時在風塵裏慧劍笑談施斷盡生佛理
回首宇宙寬行行覓知己相從十四年如印印空水
空水有文章瞠目不見底點畫無定法觸處旋嵐起
明朝欲歸去意不在桑梓拜手話別離無一言舉似
別穹窿老師

三年已前曾露布而今更不重指注穹窿日冷石梁
危杖頭脚底無回互
得戒諸阿闍黎

三心已盡羯磨日一字難忘教授時證得淨空成底
事草鞋夢裏白雲遲

印明師

七年法愛異尋常一句傾心未敢忘斯道不分年長
少惟君直下析神光

同門諸昆弟

末後一句凡聖罔通說到行到彷彿不同今朝如說
而行去知己無勞憾曉風

明兄

臨岐把手與誰同
調別墳簞笑語中
心眼聲光不足惜
知音遐邇自同風

元兄

得生一里地而無時與俱同
師十四載相對語默恩
時或承辭句謙愛益慚吁
想於鑣頭下箇事未荒蕪
我行勿多念其念師法孤

示看病者

此中無人到到者莫能住
自來幾日間寒毛曾卓豎
不惜無舌口不辭無臂手
觸着與磕着痛癢今何有

遣家兄弟

一聲因地本無生
三際踏翻何日死
無端石虎夜嘶風
驚殺寒鴉八九子

臨濟萬峰國清三大師共轡贊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一點不來敗闕處
莫言放過黃檗會
裏何棒打不回折
竹聲中乃痛徹骨髓
千古一日同心處
不必符節箭鋒相直
他家自有兒孫臨風
伐塗毒鼓六凡四聖
不死者幾希矣吹毛
用了急須磨無乃區
區乎嘻誰家漆桶不
快勞他玄要主賓
天童悟和尚真讚

禹門躍出拈得口兮失却鼻爲雲爲雨不惜眉毛驅
雷掣電氣吞宇宙俾海內獅狌麟象升堂入室而自
我作祖若固有之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芒鞋杖笠不
事人情破家散宅絕處逢生坐致太白峰百廢並舉
萬化從新聖凡生物悉入鑪鞴中斯皆師之緒餘耳
未足云述至於予奪炤用而喜怒不啻父子主賓而
同途異轍具眼者不妨疑着

昔年普化邈得師真一回拈出一回新天童門下棒
下傳神龍象蹴踏夢裏惺惺同林各夢者夢破後神
今何在開眼尿牀者枕子落拂迹迹生漫言達本忘

情尊貴還渠上大人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
之之謂神觸着磕着如塗毒鼓聲書曰王言如絲其
出如綸荷斯道者須知後世有董狐之僧

萬峰藏和尚真讚二

何地特出斯人俾造物者辟易人人道渠攀躋無路
殊不知未語前開口見膽屈體伸志狼籍幾許眉光
道大難容天下操戈相待孤輝心月影現千江魚龍
顧影生徬徨今朝月隱千江黑舟人漁子空悲憶僧
絲智竭盡難成萬有徒分百億身

正令當行青天也須喫棒點着便轉把住風雷供狀

放去雲峰千萬重拈來只在毫端上殷勤分付黑撈波無人處斫額相望

國清儲和尚真讚

兩序請

斯何人兮或現全身或示半身撓之不濁澄之不清無乃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乎移風易俗繪事後素乎何望之而冷光寒骨卽之如坐春風中遠之乃寤寐求懷近之如登千仞峰嘻我知之矣兒孫得力室內閒閒更說甚棒頭有眼言中有響清而容物乎

又祥符監院請

看到父母未生前有似一人第眼中無骨仰視五內

而胸中無物嘻笑怒罵皆成文章開口落筆如愚若訥遺身爲物出入於無何有之鄉以法爲命直造乎不可知之地一見更不再見中心藏之晝夜豈止一百八啖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

又能仁監院請

驀劉相逢已見全身出現鼻頭振轉浩肤之氣若爲保調直饒呼爲雷吸爲雨襲襲清風動寰宇我要問渠五蘊十八界生處道得生處分明一舉四十九侍者尚宜朝夕

又通州大悲院請

袖手看雲風高絕鄰三千里外有個知音還鄉一曲
調別宮商明日大悲院裏有齋普化昔年露布叩關
擊節者惜取眉毛

又

峻明
半身

出頭天外固有同人第兩口一無舌脚跟下事吾無
閒朕矣朕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而步武者其爲誰乎
昔楊岐領石霜之旨乃道徧天下普化邈寶積真而
風化千古傳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又

化士請

簪沒柱下史捉敗西來子覩史陀天夢白椎簾箕口
門斷一齒四體不禁松濤怒起裂破馬師圓相塗汗
玄沙白紙老太無依東復西食飽聽閑人說鬼
曰傳佛祖心印何元字神也無驀地被入割着隨風
者也之乎逢磨當年不識絕倒東壁葫蘆潁生直不
藏曲漫云莫我知也夫

自贊

三十年前五欲八風裏頭出頭沒略較些子弟不知
自己是阿誰三十年後銀山鐵壁處觸着磕着太郎
當生又不知佛祖爲何物知他向甚處打失鼻孔時
時於虛空中點胸點肋謂伊富也則一室蕭然通身

赤骨律地謂伊貧也而隨地稱尊白手揮金如土難
矣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直是病入膏肓攢簇不得
無上醫王作死馬醫猶自高臥北牕掉頭不顧嗟乎
父母唯其疾之憂吾不知將何以自解

銘鉢

持空而出危滿而回心華碩果唯爾培哉

銘衣

裁制有從卷舒自我坐臥經行履冰蹈火

銘具

踏毘盧頂以心地平大千沙界起自一塵

銘錫

品利物類以剛以柔出彼智頂與塵勞儔

銘几

立身不屈持滿不溢足下無私升堂入室

銘竹

節操其風空洞其內粉骨碎身清白不墜

銘筆

彼恃其鋒爾秉其直龍兮蛇兮是誰取則

銘履

玄路鳥道實踐躬行一失其步草木成兵

雜偈

八首

自入東山門不識西山路行行求比鄰手足莫之措
山近秋來早居溪日照遲就云天地別端的我如斯
昨日紅塵中今朝白雲裏紅塵與白雲紛紛何所起
家在白雲裏不見青雲客昨夜鶴歸來報道寒泉碧
我有青州衫威音那時作爲舞春風多秋來不堪着
此生何所有病懶日爲儔青州衫子破歲晚莫之修
涉彼曹谿源濯彼曹谿水寄語曹谿人莫向曹谿止
生身貧病裏復履饑荒年可憐禪悅味零落草鞋邊
雪中法喜

已卯春和尚還里修摩耶忉利故事某時得預隨
侍之列舟次七樹村風雨疾作櫂不能前因憩於
古廟中四壁蕭瑟惟草龕朽榻而已寢時和尚據
榻余輩就龕古白儀伯兩兄先我而處焉亡何狂
雪倍作兩兄聲容歛寂呼之不應撼之不移余訝
曰入寂滅定耶入無聲三昧耶厭離形器就無生
耶果爾當如法火化兩兄曰火則任火出則不出
余卽事生如死珍重而火之舉畢有讓余者曰學
道人固不以生死動心朕從上先德莫不以生死
爲極則事作俑無後儒亦譏之子斯之作殆無過

歎余唯唯否否衲僧家既達本地風光觀一切聖凡無一不於如幻三昧中起居食息出生入死今兩兄於如幻三昧中瞋睡未醒余以如幻之法冷處着火正欲明吾子之如幻三昧耳嘗讀古僧史見死心新和尚謝院事退居靖安琚公席下日相與禪悅爲樂琚一日命死心侍者惠方述文以祭之死心危坐一榻神觀自若緇素環侍而其文光明璀璨字字發揮乃事後羅湖云死心生平呵佛罵祖氣蓋諸方叢林目爲新孟八及退藏於密則自處固不輕矣而於師弟之間乃爲兒戲事又烏

可以常情測度哉余雖不敏亦未敢多讓曰子能自火乎余謹拜命而自火之恐持名記相者復於名上著到名亦火之逐影之流又於影上著到影亦火之祇如身心名影一時火却且道這箇又從甚處得來具眼者試請辨看

爲古兄下火

混沌未分冰清玉潔乾坤有象面目可憎三承印記於瑞光十棒知歸於椒嶺師兄旣狀滿口含霜小弟敢不陽春白雪擲火炬云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爲儀兄下火

呈起火炬云咄惺惺着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以火炬打圓相云不是爲山小
釋迦何如臨濟白拈賊擲下火炬云可憐不足惜

自火

四大無我五蘊本空根塵器界如幻泡影三身四智
從甚處出生生旣無生滅云何滅曠劫至今於無生
滅中關空鎖夢今朝夢破空亡直得盡十方界烈燄
彌天三世諸佛不惜眉毛於中頭出頭沒乃舉火炬
云畢竟這箇在十方界內十方界外若在十方界內
則火不自燒在十方界外則火外無火投火炬云滿
口道不盡分身兩處看

火名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同生也冰
凌上行劒刃上走同死也東家作驢西家作馬祇如
同生不同死時又作麼生擲下火炬云霜天月落夜
將半誰共澄潭炤影寒

火影

呈起火炬云見麼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以火炬
作此云相隨來也惟我用光行者生而敏捷不局

撰述

雲璣師誦錄

一隅無論六道三塗隨身化道不拘山川草木應物現形或我起而他倒或他立而我坐有時小中現大則鬼面神頭有時大中現小則旁通一線有時入泥入水靚面相呈有時戴月乘風透關越渡青天白日處全身出現黑風暴雨時佛祖難窺雖狀炤用齊行未免依他作解今朝人法雙忘轉見無明忒煞便恁麼去恐成斷絕畢竟作麼生擲下火炬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因事十六問

有敘

香巖菴主不知承誰家法一向隱形露體以嘗佳物歸衣鉢下凡立業成家者無不望風避地日積月累雖不能四海一家而腳跟下已饒餘地居無何而客作者致賊來家香積之資一時盜去同人欲追捕乃慰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復何憾焉病僧聞之書十六問以博笑如大海不讓細流幸一一答我俾志於道者因指見月不致認賊作子

是所願望

嘗聞禍不入謹家之門主人藏室深固幽遠客作賤人如何得見

衲僧家如一團火燄相似等閒觸着便燒一切聖凡

生物無箇趨泊處賊子作麼生入
三千里外見誚訛猶是接引之辭同門出入者因甚
端倪莫辨

古德道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因甚經行宴息嘗在其
中者衣鉢下物賊偷不覺

又道識得不爲冤六賊起處寤寐照然因甚養命之
源都被斷却

聲和響順形直影端主人公心言俱直曠劫至今中
間未無諸委曲相因甚客作者勾賊破家
賊不打貧兒家赤骨律地衲僧因甚着賊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步步踏佛階梯者因甚家親作
祟

窮子舍父逃逝不顧家寶六賊詐現親附斷道抄掠
迴流窮源何緣得到與麼地

真正學道人三世諸佛覓起處了不可得穿窬之徒
向甚處着眼

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乃衲僧家尋常步履因甚
食到口邊被人奪却

靈鋒在握殺活臨時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普州人夜
半放烏雞因甚當面蹉過

瑞巖香巖所居密邇惺惺石上滿口含霜主人公聲
聲應諾他時後日則且置卽今因甚受人謾

近有五六賊子時時逐境乘風盜人家寶亦能露體
隱形應機接物病僧若據令而行一個個敎渠口挂
壁上如今不識好惡者多且自坐觀成敗香巖既有
不欺之力因甚當斷不斷

家無小使不成君子奴兒婢子畢竟少不得往往致
賊來家則情理難容若不翻轉面皮如何得家國安
寧去

十八界賊出沒無時去後來先者鑊湯無冷處有國

有家者眉毛鼻孔不足惜草鞋拄杖邊不得草草

復口占二偈

客是何人主是誰尿牀開眼足堪悲香巖略自較些
子逐出家親使賊兒

病叟自言解忌口問端十六從何有東君化母若知
音萬象森羅須倒走

請負春克磨疏

伏以曹溪派衍淵淵於無住而生東山道振步步從
石頭路滑百丈衍大義而開田不作不食雪峰擇法
眼於菜葉亘古亘今歷觀從上先德未有不從衆藝

門而一飽忘百饑不事事而流長傳遠者雖至尊在
日未免馬麥終朝金粟載來猶朕請飯香積信乎法
輪未轉食輪先轉矣惟我和尚竭四體之勤秉單傳
之令不插標建刹寶所隨身不運鑊揮斤平田徧野
栗棘蓬淡味飽食不容口入鉢酸餡橫拈倒把下手
無從大矣哉一雨普滋奈之何根苗有異某等既不
克振家聲奚復坐觀成敗有五人焉同心協力舍其
揖讓追盧老之風忘爾勞謙理演師之調毋煩擊三
下碓嘴生花敢辭旋一匝通身汗出寶惜放下謹披
下載清風葉落歸根敬啓來時無口敢冀和尚垂山
海之容鑑芻蕘之懇或作金牛飯普濟十方或爲雲
門餅和盤托出俾人間天上無饑餒之憂佛國魔宮
誦飽食之德若夫施者不名福田供者墮三惡道離
清淨法不到彼岸隨業受報復何辭焉

古頌選小序

癸未春王以沈酣病廢扶風曳杖循乞人間聖制時
因館於東甌之日新寺寺近城隍而青山在目流水
遶戶古木蔽日幽鳥近人宛爾山林風味主者亦雅
澹且多經傳長夏無事杖履蕭然瞋睡之餘日讀古
僧史一二則以爲茗椀藥鑪其機緣偈頌多有未覩

聞者每開卷無問佛祖魔外酖毒醍醐凡爽心快口
能醉人能醒人能奪人目光能墮人意解者輒爲點
額無何西風落木萬戶擣衣霜雪零離破衲不禁夜
冷因思山中水牯牛地鑪邊頭角何似復顧臂長袂
短何以展水草之私用命管撫點額者若干則用作
還山時異鄉物色嘻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知我罪我
我何辭焉惟隻眼具者不於水中見月則盆盎池沼
靚面全提林野城寰孤輝洞耀何必窮四海水周大
千界而後爲得也雖狀若遇卒風暴雨時更宜珍重
脚下

讀松門軼草

嘗聞古之爲人臣子者祇知有君父不知有己身夙
興夜寐惟慮君父之德教不章化被不廣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喜而不昧聞一過則曉夜憂惶以思幾諫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雖至殺身去國唯念
己之忠誠未盡不能格君心之非曾不以過咎歸之
君父也其耿耿之衷不求聞達於人自千古不滅蓋
人之經常爲易處變爲難是以大虞之事父母柳甯
之經邦國孔孟之中心悅而誠服者以其處變之不
異也使於盛明之世國有聖君良佐家有賢父兄雖

中下之士皆可勉之爲忠孝以經營之易也故曰歲寒朕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難乃見君子之用心也乙酉夏四月和尚以父命出山途驚國變其間蹈白刃冒霜雪艱危險阻無入而不自得者不可勝紀若乃皇皇焉以君國爲憂道法爲任眎天下如一家觀萬有如一體以致身命之所不惜孝義之所惓惓者自有呵護者冥識豈小子所能述哉歲二周旋錫還山相對於邑不能成語欷歔慨息仍以君國道法爲言無一言及他事次日侍者堅公以松門軼草及白華諸頌見示病不能閱旬日後扶病展讀卷未終□

而悲感交切嗟乎爲人子弟者不能分憂任事拾遺補過以顯父師之德雖生猶罔生也狀道人行藏形同幻出心如太虛舌頭不出口而言滿天下脚跟不點地而身徧十方何得失毀譽之高下乎第使後之學者見勺水而知有全潮亦吾輩存心之一端也抑亦萬行中攝化之一事也不惟使流蕩忘返者知有源本亦使唯我獨尊者有所矜式如其人人說取所行行取所說何慮吾道之不光大乎某以抱病關中不預隨侍之列呂書卽事之梗概爾

書問

和尚出山上書

共十一則自乙酉出山錢塘絕渡皆問道上者

璣合十百拜方丈和尚足下自杖履出山陰雨逾月而境風飄忽聞問千殊山中人瞻雲望日寢食徬徨和尚業在其中無入而不自得朕不借草鞋者得無苦其沾濡乎卽日大地如炙法身尤宜珍重雖曰孝名爲戒四大無我意者涉險登危亦非所以慰二大人之至意也承和尚之蔭台中二麥皆稔二禾亦見有秋璣無日不病飲食無日不進饅頭飽子不以筋骨爲能亦自消得去此別後差足慰和尚垂念者言不達意伏惟以時珍育無任依切
乙酉夏寄玄墓

伏承慈蔭山中一衆如宜祇以不識起居何似昕夕拳拳某上人者視身如幻以孝爲先作意已非一日義不可止特申禮覲璣等亦以上人舉止誠慎戒行俱優再拜而送璣耽於自守錫行有失隨侍每至雲生風動不啻焚如朕夢中憂喜生滅何從以醒眼觀足發一笑惟和尚爲法爲生順時珍攝
冬寄祥符

伏枕違慈俯仰已三百日陽燄陰霾曉夕百變杳不得法音某回恍如夢寐禮審起居伏讀法語及聞尊大人棄世感傷萬狀欲罷不能和尚爲親出山未得一見終天之痛豈止一人嗟乎人各有父幸無以一

人之父哀毀過禮而不顧萬有之父仰冀垂慈勉爲
保愛隨侍諸兄此行計有大進益處深山窮谷中冷
坐億劫不如冰凌劒刃上履踐一朝語云不遇槃根
錯節何以別利器璣同業別報不預斯會有生闕陷
事也何時復見慈顏一叩諸侍兄草鞋邊事丙戌春
寄通州
正月中某行曾有書附冀慰和尚哀戚於萬一又以
道途修阻未果上達遂使中心之藏鬱而不展自後
計日計程企望餅錫奈何波闊烟深聞問不一山中
一衆曉夜憂惶不安坐臥某至知悲力周應而佳健
始解憂惑仍知尊大人柩已如法安厝此固未足舒

和尚孝誠朕於無佛處稱尊者亦自開化不少矣未
審脩摩耶忉利故事大慈聖母能厭於懷耶轉身一
句世尊昔日通身是口九旬始得瞥地和尚寧無過
之又聞因行掉臂江淮四衆受益良深雖屬因緣時
節誠知和尚慙於不得已也及某回備述途中風境
究不知和尚及諸侍兄安居何所暑中寢膳何似言
外之旨深究力行者緇素中復得幾人瞻往跡來甚
切懷慮今者西風落木四海知秋伏冀以時飛錫璣
仲春初夏間舊病時作眠食俱損似不能待覲慈顏
矣五月至今隱而不發或有遲遲之意乎總之泡幻

之質而時會若此逆順縱橫一聽風雲之便和尚幸無致慈念唯冀痛念從上慧命若時珍攝以副羣生之望是所切禱

丙戌春同寄

承手命知牯牛水草如常蹄角不異小牛兒夢裏惺惺喜而不寐所遺憂者猶隔津也如云靠倒扶起遇賤卽貴遇貴卽賤死中有活活中有死如人飲水冷煖自知同鼻孔者不多得孔子有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今人學立適道風恬浪靜時尚多倚門傍戶所以適權處變非執一不通則隨風上下矣蓋爲不識鉤頭輕重

故疑權之不定也故曰陽春白雪和者應希矧巴歌競作之時而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同聲者固宜寡矣老牧翁雖云一向沒頭腦狀曳耙牽犁畢竟索頭在阿誰手裏谿西谿東何往而非牧地但得口邊新新無住足下步步無私析髓分皮亦不足惜若夫隨分納些些所謂醍醐毒藥一道而行殺人活人間不容髮司牧者極宜珍慎大家相聚喫葢縱饒生處生生不已將錯就錯亂雲堆裏買菜作葢縱饒生處生生不已熟處匙挑不上似不宜於今日衰病之質打瞌睡尚自忘前失後第一義第二念何暇計也是以和尚

出山二載南鴻北鴈觸目驚心無量感懷曾不得以一言書識徒自提嬰撫赤以圖載觀慈顏獲一笑也承示雪舟法語及諸侍兄遠懷之作讀之益深感愧何同風千里而溫涼之不同耶寸中百結何以自解諸兄之愛其誠於中形於外者雖言不盡意三十年後寒冰發燄或可酬也至於默而識之一言不發者隱衷之愛沒齒亦不能報也語云遠思以觀其忠近使以觀其敬久而愈敬者未免道怎麼說話三段不同甚非子弟上尊長者況和尚乎雖狀家富小兒驕不妨借婆帳子拜婆年等閒絕倒旁觀亦不是分外

時寒起居伏惟珍重

秋寄靈巖

璣稽首言道人家出處原無固必唯義所在是以風穴單丁法昌爲木羅漢說法高風道法與嘗隨千百衆諸祖並傳後世故禹稷當平世三過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一簞一瓢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又曰易地則皆狀璣嘗沉思諦觀方今法運向季人根絲之時會若此學道人若行若藏必先定其遠者大者權其近者小者遠大者有定雖日月薄蝕風雨飄搖形影或有參差枝葉或有零落其中心樹子則愈堅密矣蓋藏深養厚

故也如遠大者無定雖枝葉扶疎形影上下一朝風雨霜雪未有能挺狀秀立者矣蓋以根本不深固也故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今之學道者無不欲栽培養育而欲速之心未忘則與揠苗者近矣所以從上有道之士根本既堅固藏養既深厚狀後舒其遠大之志無問世途夷險孜孜以弘法爲任雖時緣不稔土地無緣三十年求一舉話者不可得加之有司嫌責以非意擾之以至篆面鞭背殞身沒命其弘法之心愈自光大更有一種道人頭角已完固氣血已充足爪牙已甯利鱗甲

已璀璨風雷已震動乃不顧雨雲於無陰陽地上刀耕火種雖居不蔽風日衣不蔽四體飲冰茹荼超狀自得雖王侯推轂天子恭迎以至天人送供百身銜花唯示以本分草料若身若心了不起顧但於饅頭邊得一個半個六根不具八識不全者以售已志雖至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沒世不見知而不悔此二種道人皆以法命爲重色身名譽爲輕者璣雖蒙和尚薰陶化育先一種璣固不敢學也後一種志慕而不能學也若夫陶融氣質保固根本光大心志乃願世世生生承事知識陸沉衆中切磋琢磨也入關已來

百事病廢懶癖日增江山悠邈會晤難期因某行特書硜硜以復

璣夙修未逮廿餘年汨沒風塵雖出家之志久畜而求全之心未忘幸遇和尚一言開發得出火宅得見至人得聞至道又以福薄緣慳至人早逝悲哀感痛忽忽忘生志將守片石以讎遺命以畢餘生和尚嘗淡嘉勉無何境風飄忽致違最後微言寸中百裂無所適從意將於舉目無親處自耕自牧作自了計承和尚痛念一本俯爲收攝璣亦葉落歸根願爲執巾荷鋤以報高厚於萬一復蒙雨露無私霜雪有加使

璣體露金風不與蒲蘆同委奈何樗朽之質不堪雕琢有孤郢匠斧斤語云報生以死報賜以力蓋所生不過色身所賜不過世物而報者乃致以死力而況生我法身育我慧命者乎且璣自幼多病失事詩書今日一言一字無不從和尚鑪鞴中來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和尚視璣猶子今一息尚存何敢自棄自外而不盡其悽悽故前二紙曲陳固陋竊惟和尚去祥符入天台以至俯從衆請去能仁主國清其心志願力可與日月爭光難爲世人一二言似去歲以師恩親命枉志出山不意陵谷變遷

并汾信絕故和尚勉應諸刹之請雖千衆圍遶萬指
飯依知和尚慙於不得已也皆非本志至於不受奉
重舍其尊貴於冰凌劒刃上逆行順行決意入山甘
饑寒枯淡此誠和尚志願也前見與濯師書辭靈鷲
之請所論極長不日監院印師出山面請定奪如理
事無礙人我有益義無不可如衆中有發大心者誓
捐軀命之殼任事勤勞雖風雨霜雪不改節操使和
尚不識不知巍然方丈亦無不可如徇其一時誠懇
屈其終身志願勞心勞力役已役人或宜斟酌嘗思
人生於世無論智愚賢不肖未有不事勤苦憂勞而

能成立者出家兒旣割愛辭親趣向上一路縱有饑
寒勤勞時勢掣肘皆爲進道育德之門戶復思學道
人舉止言行求於已者不宜看難看難則依回姑息
不能登高臨深任於人者不宜看易看易如事出意
外難以原始要終朕求於已者不得猶可脩爲奮發
任於人者不終則失彼仰望或有久事溫飽安逸者
欲從入山乞和尚暫脫珍御略爲開諭萬一和尚以
印師半生勤苦五載拳拳辭受之間尤宜慎審幾十
餘年承事和尚凡遇移花接木曾不敢以一言損益
蓋以不諳人情世故不達機權炤用也今以幻泡之

質生滅無常以蠡測海私憂過計先哲有言大人者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誠如義之所在亦不
必以璣言爲輕重也更有啓者當今之世嶢嶢者易
缺皦皦者易汙開口落筆遠志高風似不宜露毋使
冷眼熱中者聞之寒毛卓豎璣嘗有言時會若此口
祗堪喫飯身祗堪舂睡如年歲不登無米羹纓絡粥
亦是祖宗傳家之法若夫舂睡但得胸中無事心血
有餘亦不關於歲之豐儉也狂惑之言伏惟亮采
傳曰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
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甚矣大人語

默動靜之不易也璣嘗思時會若此道人家除直提
向上外筆舌似宜潛神而養懶拙如萬不得已當借
狸奴面孔略行點畫雖具狸奴面孔而風韻固超邁
亦宜少落人間從上先德平生如大火聚後代尚有
流入詩文藝學者若放一線道合水和泥欲爲之後
者滴水滴凍不綦難乎雖曰嬉笑怒罵原不在空處
第恐無上醍醐遇斯等人翻成毒藥伏惟和尚以時
珍重佛事閱歲嘗新應酬無有竟已和尚旣入山之
志不移乞早歸爲第一義隨侍諸師亦宜勤誠而多
閒靜曉事而如愚訥斯爲美善方今同心者不多得

熱中者或有之不得不慎也雖鼻孔端正苟以勤誠
曉事自居一衆側目以待淡爲不便人情如水能載
舟亦能覆舟雖云於心無愧水脉來風極宜諳辨大
都出家見誠能步步踏佛階梯念念如救頭焚所聞
逆耳之言如飲醍醐甘露縱有燦金之毀不求銷而
自銷矣初不在周至人事先意問訊而求全也朕和
尚自有至鑒何煩璣之悽悽顧諸師之素愛璣不啻
手足璣雖木石無心亦不敢以病廢自外凡入山者
無不言其承順揖讓第以欣戚相關又不能不察言
觀色於意言之外也無德空言統祈慈炤

已上二書丙戌冬寄慶東

某上人西上迎錫影侍者問和尚前有字達否璣沉
默久之不能荅有問復問璣曰三藏十三部一切修
多羅以致教外別傳無文空印縱饒點畫不遺何異
運水以貢河伯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脚跟
下事直不藏曲躬行實踐者復得幾人是所憂也何
敢言也法運向衰人根日劣從上慧命如絲惟冀珍
育法身以副天人之望言意雖切比日亦成汎嘗若
夫山門廚庫寤寐未懷雙澗五峰滴水滴凍總教目
斷雲山非璣所欲言也影唯朕曰辭達而已矣何以
文爲請書此以見不言之意卽日璣載頓首

卽日孟春猶寒伏惟尊候萬福隨侍清衆卽寓安隱
否法無定相遇緣卽宗自是衲僧家尋常步履狀遇
抽爻遜位則幾多人疑着直饒洞眎無間者未免道
木上座兩口無一舌日月麗天入山猶嫌淺近烟氛
載道逢場豈易馳驅此語已徧天下何必重說偈言
第恐着靴冰上立者畏石頭路滑御飯亦吐者吞鐵
糝箇難主人公就下平高暫爲姑息計果能持書不
到家風行雷動已屬功勲邊事若乃紅旗閃爍時點
着便轉豈止道路善爲去此二途乞舜若多代一轉
語以解杞人憂惑

去歲兩承侍師發藥俱領到久病得良藥開慰何可
言似每至萬籟俱寂塵境未形時咀嚼一片宛轉而
不能下咽也切惟寒灰難以發焰枯木不復生花朝
夕兢兢恐終孤化育雖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
門足病人撫今追昔其如自赧何國清門下固狀言
無味食無味而無相靈丹直是一生服不盡幻泡之
質毋勞和尚致慈念也

已上三書丁亥春寄祥符

和尚還山上書

病中不解忌口而口祗堪喫飯聞堂中起精進七伏
聽好音不啻寒餒之糞衣食復聞力叅者書偈呈解

殊爲助喜乃扶病命穎依樣畫貓兒以作藥石雖不識其青黃赤白想亦不外大面孔第腕病無力不知鼻孔眉毛可能彷彿如依稀相似俟秋成時安向太倉頭俾典守者不事封藏而白拈之徒亦知忌避雀兒鼠子不言而喻矣若夫全身半面隱骨明儀鐵窻櫃中尾巴過不得一毛頭上兩手扶不起用發造物者一笑

狸奴十六面目太憎生方欲益其伴侶以時調伏不圖鐘聲敲破七條當事者抱取來搏風捕影因地一聲非過量人前想不易發卽今大地如炙不知養來

堂上耶睡於花下耶放於無何之鄉耶食時投以木札羹耶鐵糝餚耶栗棘蓬耶雲門餅金牛飯自非所好雖渠向異類中行心甚念之終不以舉止可憐生而舍置也今旣屬侍者典守似不宜放過如閒不過者欲寫去醒瞋睡須連敘言方有源本否則疑殺天下人

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百千年前已有人恁麼納敗闕狀遇量才補職應物現形於無分位中似有分位真所謂可與智者道難爲世人言也日者葛藤雖於瞋睡中憑空而起至於絕處逢生緣懸崖而直上

窮源返本臨斷岸而截流蔽日干雲了不知止無何造物者無所取材以風刀截斷於冷處著火今既器量有定根莖枝葉不復再生矣如諸師閑過乞命護關者持來欲拈頭綴尾以成一段俟和尚入關時載爲請益如過愛者欲寫去且命緩緩病中脾胃俱鈍唯俟諸師新鮮果子喫如和尚嘗過先發幾枚來以潤齒牙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言如許葛藤又因誰致得雖狀事不一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如奔流度刃烈燄過風若無這般手眼脚跟太險在此固老人尋常步

履第不知三千里外唱拍相隨洞示無間者可多得乎先聖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又道識取綱宗本無實法苟拘文守法不能見月忘指縱饒如水傳器涓滴不遺喪我兒孫有日在所以道師子教兒迷子法纔與麼便不與麼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咦縱教過得荆棘林若到國清門下且款款着因甚如此這裏不是汝住處

昔徐子嘗問於孟子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

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病中閒不過偶憶得嘗三復之日聞和尚惲什兄偈云至學無嘗師萬有皆可法以至但得心無住神化日維新之句反觀孟氏之言不翅霄壤矣今讀斯錄一見而悲感交至載讀而情理難容讀之三如登華嶽望滄溟雖不能窺高深之萬一朕身與雲俱六根七大飄然欲飛舉矣弟不知死蛇解弄也活耶有本者如是耶應物現形無入而不自得耶如依文解義則法如逝水而孟氏之言近之矣如略露風規法如龍雲造化莫測神化日新之言思過半矣

如平高就下法如水火善用者萬有悉從生濟玩弄之身命以致斃亡則學無嘗師萬有可法之言乃醒醐毒藥一道行耳噫識法者寧不懼乎適有胥靡之徒登高不懼乃玩風弄火於虛空中雪上加霜雖狀賞伊大膽弟恐坐不垂堂者見之得無足心酸澀水上座於哭不得處有一笑也

已上二則因讀國清語錄

昨午風頭稍硬影侍者飯飽弄箸不覺寒毛卓豎趙州茶不知暴殄幾許出身白汗直是未在夜來和身放倒於冰河烈燄中頭出頭沒曉起覓寒熱相了不可得祇覺言無味食無味耳一朝兩度洗鉢盂金牛

撰述

雲夢雜詠詩金

七

飯粒米不曾嚼着漫言美食不中飽人食也適午夢
初回見一人徽徽皇皇心凜秋霜頭鬢鬆耳卓朔開
口見膽而脚跟不點地頗似和尚但五眼中有一眼
太冷得非昨夜風頭稍硬之謂乎

病中見和尚半身像

誰將成風之手寫出三身四智謂是國清謂非國清
未足影侍者一笑贊之毀之空谷傳聲點畫未下聲
求色見者或有之矣文質旣形迷真逐影者吾斯之
未能信卓錫之地旣無而以十方佛國爲家得無傷
其廉乎一字不出口乃言滿天下無乃饒舌乎不向
鬧裏出頭偏於冷處着火不類厭喧求靜乎乃若肚

皮太寬眼孔太窄誠能損少益多亦不爲分外如舉

止乖言語直恐非木上座風化天下後世之程範也
走筆至此而報慈猶隔津在向下文長付待來日面

陳也

因讀和尙
自題像讚

數日來渴欲新鮮果子喫了不見回報如根本溪固
者今年雨水調均化育者以時裁制何夏秋之交尚
有摘葉尋枝之勞乎將非昨日枝頭形似熟今朝盤
內視還生耶狀品類非一遲早不同病中亦不必求
其甘美雖酸澁苦辣者齒頰邊更覺開爽嗟乎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國清門下不怕甕中走却驚其如老

去者企望乎

夜半潑墨染皂衣乃侍者尋常行敢不盡心力而爲之曉來覲面相呈點卽不到處上大人指顧間八九子已寒毛卓豎何必翻轉面皮扯丘乙巳三十年陳爛葛藤令渠置身無地爾小生雖可知禮也七十士未免因誰致得如欲坐斷天下人舌頭沒齒無怨言化三千起居伏惟珍重

無量劫來於玄路曷道上不知費却多少草鞋何其四稜蹋地時猶惜浣盆邊漿粉值乎朕雖意不在言其如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冷地裏觸着磕着直

是慚惶殺人從來當局者迷袖手旁觀者是什麼心行

璣日來粥飯頭雖少得力而四大五蘊以至十八界八萬四千作止三昧了無起色雖曰某甲祗管看朕事有死而不能已者昨承慈愛甫論法門叢席僧寶大綱無何觀音入理門開而前後際斷何日室中獼猴晏息六窓獼猴欲與相見時乞和尚辰前午後抽身入關以結未了之案如小食後氣刻俱促恐不罄所論如獼猴睡熟時分付行者投以本分草料幸勿作中邑故態取笑識者

昔璣乞食人間瞋睡之暇嘗從聾瞽者問夢中聲色
彼亦無事乃樂與璣言也時有瘞者家火發倉皇求
救於人愁慘萬狀而衆莫能喻余曉之曰是家有焚
溺之患君其援之於是瘞者踴躍合掌而逝或曰師
何法修得解若語余曰昨聞聾瞽者言夢中聲色而
得解也或者憮然曰某謂師得心於瘞者不謂了意
於聾瞽又嘗以鉢中果食發諸小兒意外悲喜或投
之川原於魚鳥趣翔鬪爭之際鑒其慈義廉退又嘗
與張子日未夜坐曰余性多睡明晨有事欲早起子
能午夜先覺而覺我乎如余夢入華胥未能應子之

呼當就廚中筑籬三稱其名余卽覺矣張子曰諾及
時甫叩門璣卽應聲曰余久矣醒子醒也未張子愕
然而退璣笑曰張子誠信士也惜乎夢未醒耳璣適
以夢中之語聞和尚承侍者默而識之或可於疲倦
時一爲捧腹未便與他人言也熟處難忘之誚璣固
未辭恐日夜不曾眠者無夢說夢耳

與國清司事諸公

法運固季矣而人根由之所賴至人有在文獻具存
吾輩一息尚存宜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久
近一委之造物者法門廣大無所不容同人中或有

心志不一者當與平等慈隨力攝化幸勿以違順毀譽生欣厭也狀言之固易爲之實難事難狀後見君子也三門所恃砥柱一衆同心無復慮也祇以僧不拜俗一事經律已言之詳矣昨聞因事偶一爲之因思漸不可長方今法門衰替魔外充斥縱橫逆有加庶聖制無違先宗不辱如徇時隨俗雖獲苟免難爲識者語云一失步無所措臨事極宜慎審狀平地坦途步履亦不草草至於有事被執或至公庭又當別論狂惑之言伏惟諒采

書尺往還極是惱亂人瞋睡若是個真正懶殘纔見箇元字脚便與他百雜碎其或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宜開口見膽無舌頭路與人趣泊斯爲美善雖曰自我作祖亦須取法從上所謂取法者得意忘言也非尋章摘句守繩墨也亦非絕口不言古人字句也貴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耳是以馬師圓相玄沙白紙爲千古風規雖巖頭輩移風易俗亦不過曰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及孟春猶寒伏惟起居珍重而已逮宋元尊宿近代諸師事不獲已就下平高屈體申志雖至長篇累牘入水入泥而脚下草鞋寸步不失初未嘗言世諦及世情也狀世諦世情道人家固不

言及一有近似則遺誚大方嘗見山谷道人評李白書問有云譬如生來富貴之人雖醉中夢中作無義語終不作寒乞聲此言雖近亦可喻遠而况辭榮割愛爲法王後裔者乎又况親承知識陶冶萬物者乎傳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承示書稿不得面言草此作報想一體同觀者或不訝其惡醉強酒也

衲僧家以法爲親舉止言行固不草草朕筆札往還亦宜珍慎如必不得已當居敬言簡別資一路開口落筆貴乎言近指遠有餘不盡雖至寒暄慰問亦須

和而不流淡而不厭情不附物可也古德有言出語直教燒不着暫時不在便不堪矣幸體悉書稿完上嘗聞繪事家傳神所貴點眼蓋以四體頭面爲一身之規模眼爲五臟之神宇夫規模易寫而神宇難傳朕他人之神卽我之神苟自不凝神欲傳他人之神得乎如心與神會雖上至千古下至千古萬有之神無時不聽命於左右矣至於筆墨點畫不過示影像耳神烏足盡哉不特繪事如朕卽百工技藝如不得其神化雖曲盡規法祇可與世同波雖朕亦非于規法之外別求神化貴於百尺竿頭進步耳如學道之

士不究佛祖言外之旨孜孜於語言名相之間殆百工繪事之不若矣

塵勞中人一飯三寶能持一戒清淨卽有五戒神衛護一切不善鬼神不能近其舍宅出家兒步步踏佛階梯念念如救頭焚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至於衲僧門下無相而形無心而應十二時辰喚去呼來五蘊八風橫出直入三世諸佛尚覓起處不得何聖凡之有哉世人不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處終日背覺合塵迷已逐物入識中而

生六道出沒無時曾不驚異纔見風行草動便云是鬼是神甚至一人傳虛千人傳實學道人卽不能機先坐斷又不能截斷衆流况復逐浪隨波追風捕影病中聞之不覺失笑古德道山鬼伎倆有窮老僧不見不聞無盡已是敗闕不少若謂無事聽閑入說鬼此話有兩負門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扶病勉書唯有鼻孔者體悉

鄰山有亡僧遷化彼一衆咸言鬼物夜出呻吟動作見聞者比比而某某更以夢寐之語附會之驚疑傳說俾認四大爲自身者藤蛇莫辨余聞之忍俊不禁

扶病書此告之由是議者知非不惟了藤非蛇并藤亦絕跡矣嗟乎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學道人幸毋以平易而忽之也

嘗讀古僧史見從上先德有平生怡悅不知有愠怒者有賦性多怒殊無喜色者有終身不見喜愠者雖曰同途不同轍余於最後者志取多矣傳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璣根性陋劣雖承諸知識亭育開化勉力行持而於古人步履莫能踐其萬一茲復衰病相扶狀亦未敢寬恕每閱經傳有愧於心者未嘗不置卷思齊感憤終

日嘗自矢曰如璣好古之心不甚委曲願舍此報身得生善族於母胎中卽聞無上之教襁褓中卽見佛僧知識甫開元氣未散卽遇明師畏友莫若今生老大知有俾郢人置斧斤而太息是以聞人之過不翅已有無問長幼必曉夜思維以盡忠告使人之過也余不一體同觀而緘默之如已有過冀其作不請之友而教諭之不綦難乎昔楚熊渠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鬬弓射之沒金鏃羽下視知其石也射之矢摧無跡漢世復有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射虎得石亦如之劉向曰誠之至也而金石爲之開況人乎夫唱而

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也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嘗見今之學道者妄以螢火等彼日光終日逐境乘風肆意喜怒有規之者則曰非君境界說空行有不一而足嗟乎牛乳白驢乳亦白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臘月三十到來風刀解體六根四大一合相不可得你這作喜怒愛憎者向甚處安着從你硬差排強作主宰終是識邊事驀地前後際斷心智路絕如子夜獨行罔知歸向真正學道人以譏謗毀辱逆順境風以至饑寒病困爲陶育爐鞴何苦樂喜怒之有乎視身如幻視人如已視死如歸視生如